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九

元　趙采　撰

䷎ 艮下坤上

程子曰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于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

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程子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朱子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愚曰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謙猶歉也居有餘之地懷不足之心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是也謙則无不亨然唯君子有終何也

小人有假爲謙以濟其欲者今日謙而明日亢滿有矣故謙之義專以屬君子盖要其終言之曰謙曰勞謙曰撝謙曰鳴謙謙之事固有等級不齊然皆非小人之爲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程子曰濟當爲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

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

自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于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先

朱子曰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愚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言謙者之亨也下濟天之謙卑地之謙光明天之亨上行地之亨天地豈利其亨而行謙哉道之自然也天

之虧益日月之進退是也地之變流山川之高卑是也鬼神害禍人事之得喪是也人情好惡物論之取舍是也一盈而有四損一謙而有四益以此知謙之一字尊而行之其道固光顯卑而行之其道亦不可踰故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子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

山言卑下之中藴其崇高也若曰崇高藴於卑下之
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觀謙之象
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
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
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愚曰地中有山藴高於卑也聖人發謙之象而其
辭乃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欲人以中行謙也
中者謙之當體者也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所以廣

中之用於天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子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于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曰謙謙未

見其失也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
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
愚曰謙處一卦之下初又在艮止之下謙而又謙
之象也如是之君子何往不濟非獨可以居平世
用以濟難亦无不吉矣囚奴自居商辛不能害肉
袒牽羊楚子不能殺臨難過謙君子自生全之道
故曰卑以自牧牧養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程子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于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于聲音顔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有為得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二之謙德由至誠積于中所以發于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為之也

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吉謙而有聞得其正者則吉蓋是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

近于邪佞

愚曰鳴謙獨見于二上兩爻謙本不求人知不當鳴而二乃鳴謙者鳴其謙之得正也蓋六二以陰居陰謙易至于佞二不鳴焉則人必以二為邪佞之謙二之中心不得白矣二之鳴謙非鳴謙也鳴其貞也鳴其守貞而不佞也二既鳴則二守貞之中心得以白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正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

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

愚曰三互坎坎勞卦故曰勞謙謙言君子有終者二繇辭一卦之體九三一爻之主也三與五同功今三以一陽統五陰在下體之上居人臣之極功而為謙之主其不伐亦明矣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三有

功矣不以德于人而求以下於人是雖有功而不自以為功也蓋曰功業臣子之所當立位分臣子之所當守而天下所以大服其功者非以其功也服其心也然則繇詞所謂有終之吉非九三君子不足以當之禹周公曹彬其人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程子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

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于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朱子曰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是隂位又在上卦之

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也

愚曰六四坤體柔順上近五謙恭之君下據三勞謙之臣而能揮散其謙布于上下所以奉上比下无不利者非事是君為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也不違其則而已則者何天理之當然此是无妬功嫉能之心而有顯功著善之美者也何者三有大功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子曰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以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盖五之謙柔當防

于過故發此義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愚曰天下莫柔弱于水水雖柔莫柔弱于道盖水猶有形故也天下唯无形者足以致有形者為之使謙之六五是也五君位而以柔居之當謙之世衆爻皆以謙名而此獨不名者有其道而无其形故也是以衆謙皆為之用三與四鄰也是以尤致

力馬陽實富也陰實貧也富而能以其鄰者常也不富而能以其鄰者以九五處尊位而謙虛也不富而能以其鄰則三之有功即五之功也四之无不利即五之利也五雖不著其謙而天下之謙者樂為之用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五爻變成離坎離為甲冑入坎險侵伐也夫謙之為德天下之所歸宜无有不服者矣而爻與象云爾者以爻中有此象聖人設為之辭以為或有之哉既謙虛彼決

不負固故曰利用象又發之曰征不服也亦不過拯民水火之中為匹夫匹婦復讎非忿兵貪兵之謂推是以往將无所不利焉吾是以知六五之謙之妙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程子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

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于聲音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于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巳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于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愚曰柔德之謙上位之亢以謙德居亢位事違其

志志未暴白故君子乃自鳴曰吾之謙如是吾之謙如是而人猶有干我者不得已而師征焉然止用以征邑國而已坤為國邑故此爻有此象邑國近屬上无位只可征此與利用征伐便不同夫二與上均鳴謙也二鳴而中心得是因其鳴而謙貞之本心得以白也上鳴而志未得是謙之志未得暴白而不得不鳴也此兩鳴謙之義

䷏

坤下
震上

程子曰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説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閉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程子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于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說服兵師之興衆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剛應謂四為羣隂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

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賛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賛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愚曰豫和也然和極則流故亦為逸卦美和爻戒逸互備也此卦下五爻有比之體故曰利建侯又

謙九三在三公之位自二以上有師體反而為豫則三升四四為諸侯三公出封之象故利建侯行師動而往行師之象故利行師彖辭主九四合坤震二體而言豫也九四一陽為豫之主上下五陰應之和樂之至也故志行四爻辭亦曰豫大有得志大行也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此兩句義各不同順以動豫是能順理而動則衆心和說此是順動後方和說豫順以動是人心雖和說必順理而動此

是和說後尤當順動天地如之是天地亦如其理
而動而況建侯行師乎下文就實天地如之之事
天地惟以順動故在日月四時者皆无過差聖人
唯以順動故在刑罰者皆清直不撓而民自服豫
之時義其大有如此者孔子因繇詞而廣之也彖
凡言時義時用及時之大矣哉者十一皆因而大
之也故多言天地以及聖人王公云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欝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于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愚曰作樂崇德必言先王盖是昔之先王功成然

後作樂中庸言苟无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禮樂雷之聲皆至陽充積而後宣暢樂之聲皆至德盛大而後發越皆順動之極功古先聖王有德有位然後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者德極盛而樂極和也薦之上帝則郊焉而天神假以配祖考則廟焉而人鬼享先王之樂无所不用此但言薦上帝配祖考亦舉其大者言耳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程子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于聲音輕淺如是必至于凶也鳴發于聲也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朱子曰陰柔小人上有彊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詞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

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愚曰九四為豫之主卦爻上下所由以為豫者也亦不專應于初六但初六以陰柔小人既不中正自以九四為與已得時主事倡為逸豫之說以諂說九四矜誇張大發于聲音如蔡京倡豐亨豫大是已始若未害志窮慾肆必成大凶聖人于此安得不逆折其萌芽哉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程子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于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使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

朱子曰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

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愚曰六二上應乎陰柔逸豫之君下立乎鳴盱兩佞臣之間苟无操守鮮不耽於逸豫矣二也中正自持其處豫也介然如石不可撼搖其去豫也見幾便作不待終日之頃此其所以為貞也吉孰大

焉此吾夫子許之以知幾其神之事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程子曰六三隂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于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身正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朱子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又曰盱豫悔言覰着九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

愚曰睢盱視不審貌三陽位而陰居之且當豫之時見之不明冐居其位宜其有悔然速悔則可若悔遲必然有悔當其時非六二介然于逸豫之外

與九四獨能兼制于羣豫之聚者何以自免于悔
各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程子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
衆隂說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
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
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

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其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

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由已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志得大行也

愚曰九四一卦之所由豫也簪聚髮之物盍簪聚首之象也九居四為動之主雷出地而鼓動萬物大臣得位而鼓動萬化大有得陽為大以九四之陽而得位得君得衆陰之歸皆大有得也然四以近君之位承柔弱之君處多懼之地危疑之時也

斯時也天下視吾身以為安危輕重自非陽剛之君子至誠盡巳勿用疑慮有以合天下之同志相與左右扶持以適于豫則利害之相反間不容髮此周公所以不恤流言之變終于制禮作樂以興太平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程子曰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于豫不

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于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五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曰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

愚按伊川謂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陽剛得衆非柔弱耽惑之主所能制乃受制于專權

之臣是貞疾也不思九四以剛居柔為順動之主恐非專權而侵逼于上者然夫子于六五言貞疾恒不死者謂五以柔德居尊位當逸豫而在動體不能不動心于逸樂然九四陽剛之臣切近在旁五欲動于逸而不能反貞正守已而不自縱如疾之痼已而不自安故曰貞疾然外體不縱則內心不失此其所以為恒不死之道也象曰貞疾乘剛也言剛為之疾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中謂樂豫得

中不至耽迷是以无可亡之道也此成王畏相事
吾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子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
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况陰柔乎
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
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
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

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昏冥于豫至于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愚曰以隂居亢昏冥之豫于此而成禍敗之來勢不能久然居震動之終故聖人曰若有渝變可得免咎所謂許人改過也漢武輪臺之詔有此意象言何可長若不速變危亡至矣秦始皇寔似之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

元 趙采 撰

䷐ 震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于澤中澤隨

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于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朱子曰隨程傳說說而動動而說此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都從內說出去盖是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從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

愚按伊川說而動是歸妹似不當引以訓隨又言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隨卦是長男隨少女不是女從男兑說在外震動在内所以夫子言動而說隨則震動而兑方說是動者為主而說者為客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程子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

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朱子曰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于正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

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
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
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愚按伊川言君子為衆所隨與已隨于人臨事擇
所隨人君從善臣下奉命學者從義臨事從長皆
隨之義發明盡矣但言隨得其正然後大亨而无
咎却似與本文倒了蓋隨有大亨之理利在于正
所亨在正始得无咎易中隨與比相類故聖人于

比曰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於隨曰元亨利貞无咎夫吉與亨大于无咎舉其大則畧其細易之通例今二卦之辭既言吉言大亨又以无咎終豈非比隨不正雖吉无不免咎必元永貞利貞然後至无咎而盡善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子曰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

上九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来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機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

其義之大也玩而識之也此賁隨時之義大與豫等
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愚曰剛來而下柔謂否變為隨也成卦在初九初
九之剛來自上九降而居此陽往下于陰也伊川
言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
于陰如此則又是男隨女不是女從男矣文公謂
剛來而下柔乃是困卦九二來居初噬嗑上九來
居五未濟兼此二變這一卦是三卦變來皆是陽

來下柔夫子彖辭包盡一卦之義不容更過爲之詞也彼春秋穆姜時以隨元亨利貞爲四德夫子作彖辭然後明元亨利貞者大亨貞非若乾之四德也天下之隨其正也抑又有時焉堯舜之揖遜不可從湯武之征伐湯武之征伐不可從桓文之詛盟然使桓文以仁義從湯武湯武以韶夏從堯舜何動而不說之有此又隨時之義有不可勝述者故曰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子曰雷震于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物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彊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内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愚按伊川言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晦則入居于内又引晝不居内夜不居外為隨不知象只言

向晦入宴息不言晝底事盖雷動于澤是長男隨少女以剛隨柔以陽隨陰所以只言向晦之時休息其身則可若非向晦之時而入宴息非隨之道矣古之聖人宵衣旰食親士大夫以圖天下之政而近宦官女子之時少寧予晝寢夫子以朽木糞墻責之俱是嚮晦入宴息之義剛豈宜常下于柔陽豈宜常隨于陰長男豈宜于隨少女學者豈容不朝夕孜孜問學而不以逸肆爲戒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子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也茍以親愛而隨之則是

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于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朱子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唯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愚曰物有正主一之謂官渝變也謂改事也初内卦本坤也今分一陰以上變乎乾為兊外卦本乾也今割一陽以下變乎坤為震是官之改事者也官而改事將以隨時也然時有可否事有得失在動之初不可妄隨須要得正方吉不正便凶出門交有功蓋初九以陽居陽其才健其位剛可以有為然无應于四拒戸而處何以見隨時經濟之功内外兩卦之限謂之門又四艮為門今初越四而從

五故曰出門然出而交五不失其正何往而无功

故曰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子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于是也在隨之時當

為之戒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
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
從正當專一也
愚按程朱二先生皆以初為小子五為丈夫不知
卦中第四爻艮為少男又二體本乾父坤母四小
子也初震為長男三至五互巽婦則初丈夫也隨
利于正初九正也九四不正也二與四同功以情
言之系必隨剛陰必從陽初九九四皆陽也其能

兼與之乎言无兩從之理四雖在上不正也初雖在巳下正也六二係情於四與初雖相比而情不親是二雖有中正之德而所隨非其人矣然爻不言吉凶但三言有得則此爻无得可知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程子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

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于四故係于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于所近者上係于四故下失于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于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于上苟取愛説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

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正自處于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既隨于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于隨為善矣

朱子曰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愚曰四三相比宜相親也以陰承陽以下隨上順也三寧失其親比而順者而係情於初以初正而四不正也二之所係三不求而任失之二之所失三則求而欲係之是三之隨初正而所求得矣茲非三之利乎三之利非以其居正乎象又發之曰係丈夫志舍下也按張謂讀舍字與乾九二時舍也之舍同音訓居也謂讀為長三之係丈夫其志居下謂係初也巽為繩故為係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子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歸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于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

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志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愚曰二當隨五今二係情于四四據而有之獲也凡得出於意外曰獲二之從四非其主也時也四

于是而有獲焉亦時也四之所獲非四求之非求而獲未必不正但以義言之以近臣而得人心損君之柄義則不可故雖正亦凶然時事適爾特四不能權之以義之過也今使五有孚信不疑于四則有君臣之正道在倘君臣之道以明必能推其有獲者而致之君何咎之可言象曰明功也戒九四明于君臣之道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程子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于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説隨則不知其過矣

愚曰配之正者曰嘉在禮婚禮為嘉九五之配則二也隨之世衆爻各親其鄰獨九五位乎中正而

有應乎二此配之嘉者也然二嘗為四所有則既處可疑之地矣爻進乎五則二知其從四之非正也返而求歸焉五以其配之嘉也而開誠以納之則夫衆爻之无所附麗者未必不悔泣而皆來也

二五皆中正故曰孚曰嘉曰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程子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

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

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

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

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葢其人心之隨

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

周之王業葢興于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之

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于他則過矣隨之

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愚曰三與上相應三有艮巽體艮手拘之也巽繩係之也上窮反三成巽乃從而係維之也上六隨之極也極則變變則不隨然而隨者非誠意之極如大王之亨于西山則斯民之心安能固結而不可解如有物拘之使不動係之使相屬維之使不得去乎且看大王避狄去邠分明別其民使自求主而從居未嘗維係他民自隨之不忍離今讀大王不以養人者害人等語其誠意惻怛便有感動

民心處民安得不懷附有似那拘係縶維之者象曰上窮是隨之極功更无去處了或言卦爻辭不是周公作觀此爻便見得是周公分曉

䷑ 巽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善說以隨于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

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于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子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為能致元亨也蠱之大

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為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

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朱子曰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

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程子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于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于順

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
也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
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
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愚曰蠱者敗自內出者也故女惑男而疾痼之謂
之蠱風薄山而虛落之謂之蠱于文皿之有蟲而空
蠹之謂之蠱于國則事之內弊而積敗之謂之蠱

事積敗則非事矣而序卦曰蠱事也何也事壞則事生故蠱為事也元始也此以初上之交言治蠱之道也治蠱之道在于上下交盡初六動則復為泰之初九始而亨者也故曰蠱元亨弗為胡成弗往胡濟故曰利涉大川先甲後甲只當從文公之說剛上柔下巽而止蠱伊川以為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然觀彖意却不是如此乃因剛上柔下巽而止所以

為蠱此言蠱壞之由非治蠱之道也蓋泰初九之剛上而為艮上六之柔下而為巽有天地不交上下不交之象又下巽而莫予違上止而不復有為頹靡不振所以蠱壞故曰巽而止蠱此以泰變合二體而言蠱也然治蠱之道不遠初六為一卦之始始變則復為泰泰則亨而天下復治矣泰則上下交可以濟大難往有事乎蠱矣天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甲庚聖

人特于巽蠱二卦明之蠱東方卦也巽西方卦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始則有終終則更始以日言之春分旦出于甲秋分暮入於庚甲庚者天地之終始也故曰天行也蠱事之壞也巽行事也變更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蠱當圖其始先甲後甲圖其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程子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

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于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

愚曰振民育德伊川謂在己則養德于天下則振民以象觀之風言振民山言育德皆主天下而言若曰育己之德則君子育德不在蠱卦左傳曰風落山謂之蠱夫風落山則榮者枯矣然巽風以振之艮山以養之則枯者必再榮壞者必再成蠱是

天下事已壞民不得其所而德行不修之世然上之人作而新之涵而養之則好善興仁有不期然而然者蓋振民則蠱之弊可去育德則蠱之治可久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程子曰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内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

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致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自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朱子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

人已壞之緒故諸父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
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
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
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愚曰事壞于父而子幹之人必以父為幸哉有子
父之弊事有子幹之考可以免咎矣然以新易舊
稍犯痕跡是暴父之過揚已之善故不免于危厲
然終之以吉者以初六陰爻處巽體之下巽順以

行之事雖不承乎考而意則承乎考也盖跡若不順而意則順此爻既曰父又曰考易恐天下疑父在而子幹也故以既歿者稱焉宋朝神宗崩哲宗嗣位相司馬光盡變新法此非承以事正是承以意當時小人不察遂起紹述之論使知大易意承考之義則此禍息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子曰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

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于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

能使之爲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爲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羲皇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愚按此爻朱文公謂程傳說得是東萊又發明程

意以爲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但幹母之蠱幹亦是能植立方不蠱壞只植立而得中不要過剛若一向巽順將承如鄭莊公從其母之請以致共叔段之亂亦不得此又不可不知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

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愚曰初陽位而以柔幹之故初吉三亦陽位而以陽幹之則過剛恐失父之心故小有悔然志在幹蠱直道而行故无大咎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

陷于不義九三之位歟吁止矣不可過矣稍過則

爲匡章之責善又過則爲直躬之証攘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程子曰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爲寬裕以處其父之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愚曰純陰不能幹蠱反更裕之裕有寬順之意是養父之過則其蠱將日深故不曰幹焉夫有才當其任可也无其才辭其事可也以裕蠱之才而欲往以有濟其見吝必矣其晉申生乎獻公惑驪姬姫禍晉國其蠱甚矣或謂申生曰子辭君必辯焉申生曰我辭姫必有罪是裕之也不為吳太伯之謀而為伐狄之往卒嬰大禍非往見吝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己實陰柔固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信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愚曰庶人幹一家之蠱以一身幹之而有餘人君幹天下之蠱以衆賢幹之而不足以身幹故貴乎剛以衆賢幹故貴乎柔柔則虛而能任矣今六五以柔履尊有應在二惟賢用德无為不成故曰用譽譽如譽髦斯士之譽故象云承以德也宣王承厲王之烈任賢使能周室大興焉斯之謂與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子曰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

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
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
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
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
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
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
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
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

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愚曰五爻以父子言上九以君臣言子之幹父與臣之幹君一也自初之幹以達於上則蠱去矣蠱去不復見而臣子之事備矣臣子之事備全節而退臣子之高致也故表記曰終事而退臣之厚也然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不以一退盡天下之變周公之於周孔明之于漢豈一退所難哉而義不可

以其受再世之託佩天下安危之寄於身耳故蠱

之君子其志可以為則而義或不可者聖人不責

也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李師弼